

宗教石刻图像符号的美学赏析与文化意蕴研究

俞东兵

泉州师范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DOI:10.61369/HASS.2025100026

摘要：宗教石刻图像符号承载着多重信仰审美认知与文化意涵，伴随跨区域文明互动不断深化，其造型语言逐渐形成了兼具结构精度与象征张力的表达体系，研究依托视觉符号审视路径，对图像在雕刻构图、线条处理及人物神性塑造中的审美规律进行了梳理，发现符号体系不仅限于宗教崇拜对象，还在于通过构图秩序与象征图式传递精神观照。局部雕刻细节则展现了雕刻者对材料、刻痕深度与视角动线的技术掌握，整体图像意境体现了文化叠加与象征重构。图像符号在多民族交往背景下可形成复合造型模式，文化记忆依托图像载体得以延续传播，审美表现与精神表达呈现同步强化，为宗教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视化参照。

关键词：宗教石刻；图像符号；美学赏析；文化意蕴；造型语言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Religious Stone Carving Image Symbols

Yu Dongbing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 Religious stone carvings embody multifaceted aesthetic perception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s cross-regional civilizational exchanges deepened, their visual language evolved into a sophisticated system that harmonizes structural precision with symbolic resonan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esthetic principles governing carving composition, line treatment, and the portrayal of divine figures through a visual symbol analysis framework.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se symbolic systems extend beyond religious objects, conveying spiritual insights through compositional order and symbolic patterns. The intricate details of individual carvings demonstrate artisans' mastery of material techniques, carving depth, and perspective dynamics, while the overall imagery reflects cultural layering and symbolic reinterpret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multi-ethnic interactions, these visual symbols develop composite forms, preserving cultural memory through their medium. The simultaneous enhancement of aesthetic expression and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provides valuable visual references for studying religious visual culture.

Keywords : religious stone carving; image symbol; aesthetic appreciation; cultural connotation; modeling language

宗教石刻作为宗教视觉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图像符号通常在造型选取、刻工深浅及构图方式上展现了明确象征导向，雕刻者依托石材特性构建符号结构，让神祇形态、礼仪姿态与结构秩序形成了一体化的视觉表达，传统宗教石刻在象征系统构建中逐步形成了层级式图像逻辑，人物、动物与自然符号在组合中体现审美判断与信仰指向，文化含义在雕刻细节中持续显现。伴随社会审美结构与宗教实践方式变动，图像符号的理解维度不断扩展，刻痕处理方式、构图节奏与符号组合路径开始被视为研究重点，宗教石刻由纪念类载体逐渐转向文化识别与精神传递的研究对象。在多元文化交流背景下，图像符号不再仅限于固定宗教语境，还在于视觉意象重构过程中呈现跨文化适应力，雕刻手法与神性表达之间形成了可识别的美学规律，为后续展开图像符号美学赏析与文化意蕴审视提供了依据。

一、宗教石刻图像符号体系的构成与图像形态特征

宗教石刻在图像符号组织中常以十字架、莲花、林伽、天使或飞天形象、动物供奉场景以及人面兽身结构作为造型核心，雕刻者依托视觉中心定位，将主要符号置于纵向轴线位置，并以云纹、卷草纹或边框刻痕加强图像边界识别。符号组合通常采用主像居中、辅像对称或呈放射状延展方式，浮雕深度在1.8 ~ 2.5cm区间内变化较为明显，刻痕刀口方向多顺应构图节奏，身体结构线条保持向上延伸趋势，以凸显神圣或仪式感^[1]。人物形态处理偏向前视站立或静态合十姿态，动物供奉类图像常刻画跪伏或低头姿势，营造敬拜氛围，符号间存在嫁接迹象，部分神祇形体带有南亚结构比例，却在衣饰纹理上采用本地式曲线凿刻手法，跨文化风格痕迹多见于构图转折处，纹样变化呈现风格嫁接特点。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宗教石刻陈列中，一块十三世纪基督教墓碑石刻的刺桐十字架形象尤为典型，在物件的横梁端部，雕刻者将莲瓣纹与卷云纹叠合使用，刻痕深度在2.1cm左右，刀口记录显示雕刻者在局部形体塑合阶段先后改变刻凿方向约六次，以求纹样边缘与十字架主干线对齐，有一处底端磨损区呈不规则亮面，修复人员经比对馆藏编号QZ-13资料后确认属于后期补刻痕迹，图像呈现了纪念性符号与装饰性处理并置特点。

二、宗教石刻图像符号的美学赏析路径与审美特征表现机制

（一）造型结构审美与构图秩序呈现

宗教石刻在构图结构处理中往往先确立核心符号位置，再根据符号属性确定刻痕方向与构图节奏，雕刻者依托轴线与视线延展逻辑安排符号关系，纵向结构用于表达神圣指向，横向分布则调节画面稳定性^[2]。雕刻线条在刀口推进过程中呈现连续轨迹，凿刻深度通常控制在2.0 ~ 2.6cm之间，边沿收口位置采用圆角收刀方式减少石材崩裂风险，局部层次在交接处常辅以浅削纹理作为过渡，视觉骨架形成后，雕刻人员再根据符号组合需求调整局部方向，体现了结构秩序审美取向。

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藏编号QZ-H07印度教林伽供奉石刻为例，该试课主像位置位于石板中心偏下，林伽造型顶部略微前倾，刻痕深达2.4cm，雕刻者在主像形成阶段曾四次改变凿削角度以适应石质硬区，记录表明其使用了楔型凿进行局部减阻处理。两侧小型供奉动物图像呈对称跪伏姿态，身体刻线略弧化以缓和主轴垂直方向带来的视觉收缩感，底部加入一条波纹状线带作为视觉延展结构，碑面磨损区呈不规则浅陷，修复记录显示该区域在清理阶段曾采用粉尘喷刷方式处理，构图整体秩序与象征结构保持了一致性。

（二）神祇象征形态与仪式气质塑造

宗教石刻在神祇形象塑造过程中通常将核心体态设定为礼仪中心，雕刻者依托正面视角构建实体比例，肩部略宽、腰部轻收，人像姿势多采取立姿或跪坐姿态以表达对神格的敬畏，面部刻线控制在细切状态，刻线间距约为0.8 ~ 1.2mm，用以强化凝

视感，眼部常稍微外凸，雕刻深度较浅，手部姿态则呈握器、捧物或轻抬方式，不仅限于表现动作，还在于呈现仪式神情。身体结构与衣饰纹理结合时，雕刻人员会顺着肢体走向刻画褶皱，以增强体态连贯性，让仪式气息能依托整体姿态建立。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宗教石刻陈列中，编号QZ-S09印度教舞蹈姿神像展示另一种造像处理方式，该像右足前伸、左足单点支撑，身体略微右旋，刻痕深度在2.3cm左右，臀部到胸腔线条呈连续螺旋弧线，雕刻者在成型过程中曾记录三次方向调整，以适应石材中段硬斑结构。其右手持鼓，左手向外平展，指尖呈分散曲线，面部刻痕在礼仪刻线区域呈轻微高光效果，修复台显示曾采用低角度光源观测用于校准表情刻度，此形态显现动势，仪式氛围由姿态延展自然建立。

（三）纹样细节意蕴与整体视觉节奏

宗教石刻在纹样处理过程中通常将卷云、缠枝花叶、几何线带及水纹刻痕作为符号背景，雕刻人员依托刀口递进节奏安排线条密度，让纹样结构形成视觉缓冲区，刻线之间保持约0.6 ~ 1.1mm控距，细部纹理用于承接主符号与边界区域。纹样刻痕方向多顺势延展，不仅限于形态装饰，还在于形成视觉引导路径，让观者视线在主像与边缘之间建立过渡联系^[3]。整体节奏通过深浅变化控制，凿刻深度在1.5 ~ 2.2cm区间内调整，线条最密区域位于主符号两侧，用于平衡碑面视觉重力。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编号QZ-T15石柱饰面构件展示了纹样细刻方式，该构件用于寺庙入口侧墙，纹样主体采用连续卷草纹，左右两端各刻小型莲瓣状节点，每个节点刻痕深度约1.7cm，雕刻者在处理过渡区域时使用圆头凿横向削切八次以抵消石材纹理硬点，局部纹饰厚度控制在0.4cm左右。修复记录显示曾在纹样交叠处使用干式吸尘法清理沉积颗粒，纹样层级通过线条宽窄变化营造微振效果，整体节奏与主体图像保持协调。

三、宗教石刻图像符号的文化意蕴表达与精神价值承载方式

（一）信仰理念指向与象征意义凝练

宗教石刻在理念表达过程中通常将精神崇拜逻辑置于雕刻核心，雕刻人员依托信仰结构确定图像方向，让符号在静态形制中承载神祇观念与超越意义，理念表达多建立在象征性刻痕控制上，刻线密度用于区分世俗与神圣空间，头部比例放大常用于强调精神凝聚点，轮廓线条略高于实物比例，以增强象征指引力。象征意义凝练并不限于图像直观呈现，还在于刻痕深浅变化传递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情绪，刀口轨迹常顺着思想流向推进，刻痕末端逐渐收敛以体现精神聚焦^[4]。

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藏编号QZ-R03回鹤人石棺盖板图像为例，该图像位于盖板中央区域，人物面朝东方，肩部刻线呈弧形外展，雕刻深度达到2.8cm，边缘区域设一环状光晕结构，光晕外圈刻有连续点刻纹，每点直径约为3mm，根据修复记录展示区资料，该处曾在雕刻过程中出现石材层裂，雕刻者在调整时使用斜向凿口会议方式确认切入角度。墓志解释中记载人物形象

象征“魂归东方”，而围绕符号处理采用环形压缩构图策略，旨在突出灵魂上升意向。碑面底部加入三道平行线带，线带间距约1.4cm，岩面分析表明该设计用于区分人世与灵界。从刻痕轨迹判断，该像并非单次完成，而在初审阶段至少经历两次方向校准，让理念表达能在形象组织过程中持续形成。

（二）文化交融过程与符号内涵重构

宗教石刻在文化交融阶段往往依托多信仰体系共存背景完成符号再塑造，雕刻人员在接触不同宗教观念后会针对符号叙述逻辑进行调整，刻痕方向在文化转换时表现出明显转折痕迹，图像结构由单中心构图逐渐转为多轴分布，以适配交互性信仰表达。符号内涵重构不仅限于图像融合，还在于信仰意义重新定位，雕刻者通过刻线密度区分文化层级，深刻区域用于强调原始信念，浅刻区域表现文化适应过程，交融阶段雕刻语言常以折线形纹过渡，反映思想混合节奏，纹样组织呈阶梯式推进，视觉层级借此建立。

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藏编号QZ-M21波斯—阿拉伯混和墓碑石刻为例，该石刻展示了文化交汇痕迹，该碑字体在碑面上半采用阿拉伯书写方式，刻痕深约2.1cm，线条呈内收结构，而下部区域刻有波斯花枝纹样，刻痕深度减至1.3cm，修复记录显示雕刻过程中一度采用墨笔辅助定位，雕刻人员在刻写文字前曾以少量炭粉试描两次，旨在确定语言排布顺序。交互区形成于文字与纹样交界处，线条出现小角度偏移，偏移范围约为3~7度，岩面检测记录分析人员认为该痕迹反映文化顺应过程，碑底附近加入了小型星形符号，设计人员解释为“守护定位”，该符号刻痕浅而多层，表现重构后的信仰兼容特征。

（三）历史记忆承载与群体认同生成

宗教石刻在历史记忆传递中通常依托象征性图像保存集体叙

事痕迹，雕刻人员在设计阶段会根据时代性事件选择主符号位置，刻痕密度用于标记重要节点，碑面磨损区常被保留以体现时间累积，群体认同形成于雕刻内容与地方信念之间的互动关系^[5]。记忆表达不局限于视觉呈现，还在于图像结构维系族群共同精神来源，线条在纵向延展处体现延续欲望，结构节奏依托主像轮廓强化归属感。

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藏编号QZ-L32古印度商旅纪念碑刻为例，该碑位于馆内航海历史展区，碑面上刻有船体图像及三名商旅人物，刻痕深2.2cm，雕刻过程中曾因石材偏硬区域发生刀痕跳点，修复记录表明雕刻者通过斜削补刻方式完成线条连续性。碑底刻有行走路线折线符号，路线长度约为13.6cm，对应实地航线标注，被解释为“迁徙记忆符号”，展厅互动系统显示当地侨民在讲解环节常以此图像作为历史身份认同依据，碑面左下角一枚小型刻痕签标，内容经审视为家族标记，说明群体认同依托图像持续传递。

四、结语

宗教石刻图像符号在时间沉积与文化交汇中逐渐凝固为视觉记忆载体，其雕刻语言在形态控制与符号延展中承载信仰指向，让审美维度与精神寄托能形成内在统一，雕刻者依托刻痕调度塑造象征结构，让图像节奏在历史语境中生成持续认同力量，跨文化痕迹并未削弱符号深度，反而增强了精神归属感。观者在凝视之际往往能在符号中找到文化关联点，情绪反射与历史追认共同构成了价值传递链，宗教石刻因此能展现生命延续逻辑，让其蕴含的文化意蕴能在沉默形态中完成精神传递与情感回应。

参考文献

- [1] 郭鹤鸣,张大鲁.图像学视域下的宋代州桥遗址石刻壁画研究[J].湖南包装,2025,40(05):107-111.
- [2] 陶宇,代鑫宇.浅析泉州开元寺印度教石刻图像的中国化趣味[J].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24,(05):50-56.
- [3] 陈卓.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宗教石刻文化的传承与活化以重庆大足石刻为例[J].中国宗教,2023,(12):60-61.
- [4] 王丽明.元代泉州印度教龛状石刻纹饰辨析[J].南亚东南亚研究,2022,(06):106-121+156-157.
- [5] 李琼.从泉州的宗教石刻艺术看宋元时期的宗教文化融合[J].中国宗教,2022,(03):86-87.